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戴东原的哲学

胡适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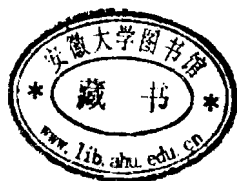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百年经典学术丛书

戴东原的哲学

胡适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东原的哲学/胡适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3. 4

(百年经典学术丛刊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22 - 5

I. ①戴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戴震(1724 ~ 1777)—
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①B249. 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5701 号

百年经典学术丛刊

戴东原的哲学

胡 适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171,000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722 - 5

B · 806 定价: 19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出版说明

胡适(1891—1962)，原名洪骅，字适之。安徽绩溪人。1910年赴美，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，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。1917年初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提倡白话文，主张文学革命。同年7月回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并参与编辑《新青年》，提出了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并倡导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研究方法，产生了很大影响，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。1928年后，发起人权运动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，主张自由主义。1938年任驻美大使。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48年去美国，后去台湾，1957年就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1962年2月在台湾病逝。

胡适很早就对于清代乾嘉学派的著名思想家戴震深切关注，对戴震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化费了他大量心血。为了庆祝1924年1月19日戴震200周年诞辰，胡适早在1923年就与梁启超在北京联合发起纪念活动，最终纪念活动得以顺利在安徽会馆举行。与此同时，其研究戴震的专著《戴东原的哲学》历时二十个月终于脱稿，于1925年12月正式发表于《国学季刊》第2卷第1期。本书是戴震逝世一百多年来第一本专门研究其哲学思想的专著，胡适在书中对戴东原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。1927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，附录戴震的《原善》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本书出版后，胡适陆续对本书进行了若干校改，1963年，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胡适纪念馆据胡适先生的校改本影印，增入戴震的《与某书》及给段玉裁的两封书信，其后还有

毛子水的《后记》。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，增收附录和毛子水所作的《后记》。198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《胡适作品集》，本书是其中的第32册。

本次出版即根据远流版重新排印，原书为竖排繁体，改为横排简体，迺改其排印错误，另少数标点符号作了适当修正，其余一仍其旧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2年12月

目录

一、引论 /1

二、戴东原的哲学 /12

一、戴学与颜李学派的关系 二、戴学与汉学 三、论天道 一元的宇宙论 四、一元的性论 五、论人道 六、论理 七、辟理欲之辨 八、权与一贯

三、戴学的反响 /45

一、洪榜 二、程晋芳 三、段玉裁 四、章学诚 五、翁方纲 六、姚鼐 七、凌廷堪 八、焦循 九、阮元 十、方东树

附录 /109

原善 / 111

孟子字义疏证 / 128

与戴东原书（彭绍升） / 177

答彭进士书 / 180

与某书 / 188

与段玉裁书（一） / 190

与段玉裁书（二） / 192

引论

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，起于北宋，盛于南宋，中兴于明朝的中叶，到了清朝，忽然消歇了。清朝初年，虽然紧接晚明，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。自顾炎武以下，凡是第一流的人才，都趋向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；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。接近朱熹一脉的学者，如顾炎武，如阎若璩，都成了考证学的开山祖师。接近王守仁一派的，如黄宗羲自命为刘宗周的传人，如毛奇龄自命为得王学别传，也都专注在史学与经学上去了。北方特起的颜元、李塨一派，虽然自成一个系统，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“反玄学”的革命；固然给中国近世思想史开了一条新路，然而宋明理学却因此更倒霉了。这种“反玄学”的运动是很普遍的。顾炎武，黄宗羲，黄宗炎，阎若璩，毛奇龄，姚际恒，胡渭，都是这个大运动的一分子，不过各人专力攻击的方向稍有不同罢了。

约略说来，当日“反玄学”的运动，在破坏的方面，有两个趋势。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；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。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就兼有这两种趋势。他对于那高谈心性的玄学，曾说：

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，其行在孝弟忠信，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，其文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

其用之身，在出处、去就、交际，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、教化、刑法。虽其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亦有体用之分，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。（《日知录》十八）

他又说当日的理学家：

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；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，而曰“一贯”、曰“无言”，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（《日知录》七）

舍“多学而识”，以求“一贯”之方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、微、精、一之说。（《文集》，《与友人论学书》。）

同时他对于那先天图象的玄学，也曾说：

圣人之所以学《易》者，不过庸言庸行之间，而不在于图书象数也。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，畔也。……

希夷之图，康节之书，道家之《易》也。自二子之学兴，而空疏之人，迂怪之士，举窜迹于其中以《易》，而其《易》为方术之书，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，去之远矣。（《日知录》一）

这两种趋势后来都有第一流人才加入，继续发挥。黄氏弟兄攻击象数之学最力；毛奇龄也很有功；胡渭的《易图明辨》可算是这一方面的集大成。心性的玄学在北方遇着颜元、李塨的痛剿，在南方又遭费经虞、费密等人的攻击。阎若璩指出古文《尚书》里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十六个字是出于《道经》的：这也可算是对那“危微精一”之学放了一枝很厉害的暗箭。但当日的“反玄学”大革命，简单说来，不出两个根本方略：一是证明先天象数之学是出于道士的，一是证明那明心见性之学是出于禅宗的：两者都不是孔门的本色。

*

反玄学的运动，在破坏的方面，居然能转移风气，使人渐渐地瞧不起宋明的理学。在建设的方面，这个大运动也有两种趋势。一面是注重实用，一面是注重经学：用实用来补救空疏，用经学来代替理学。前者可用颜李学派作代表，后者可用顾炎武等作代表。从颜李学派里产出一新哲学的基础。从顾炎武以下的经学里产出一新的做学问的方法。戴东原的哲学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。

颜元(1635—1704)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。他自己经过乱离的惨痛，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；不但主静主敬是走入了禅宗的路，就是程朱一派拿诵读章句作“格物穷理”，也是“俗学”而非正道。他自号为“习斋”；习即是实地练习。他说，“格物”的物即是古人所谓“三物”，三物即是六德、六行、六艺。古人又说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谓之“三事”；事也就是物。他说：“道不在章句，学不在诵读；期如孔门博文约礼，实学，实习，实用之天下”（“与陆道威书”）。他最恨宋儒不教人习事而只教人明理。他说：“孔子则只教人习事。迨见理于事，则已彻上彻下矣。”（《存学编》；他因此极端崇信孔子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话，以为那是“治民之定法”¹⁾）他说：“空谈易于藏拙，是以〔宋儒〕舍古人六府六艺之学而高言性命也。予与法乾王子初为程朱之学，谈性天，似无齟齬。一旦从事于归除法，已多谬误，况礼乐之精博乎？昔人云‘画鬼容易画马难’，正可喻此。”（《存性编》）画鬼所以容易，正因为鬼是不能实证的；画马所以难，正因为马是人人共见的东西，可以实验的。（李塨也引此语，并说：“以鬼无质对，马有证佐也。”）

颜元说：“学之亡也，亡其粗也。愿由粗以会其精。政之亡也，亡其迹也。愿崇迹以行其义。”（《年谱》）这几句话最精当。宋人曾说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第一流的人才（见宗果的《宗门武库》）。所以宋儒起于禅宗最盛之时，自不容不说的精微奥妙，才免得“淡薄”之讥。自宋至明的哲学史，除了陈亮、叶适一班人之外，只是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。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，太空了；他要人

从那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，从那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。这是颜学的要旨。例如他说性，老老实实地承认“性即是气质之性”；“譬之目矣，……光明之理固是天命，眶庖睛皆是天命，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，何者是气质之性”（《存性篇》）。又如他论史事，很替王安石、韩侂胄辩护，他说王安石的新法“皆属良法，后多踵行”；他夸奖韩侂胄伐金之举是“为祖宗雪耻于地下”（《宋史评》引见《年谱》）。他论史事，颇推崇“权略”；他说：“其实此权字即‘未可与权’之权，度时势，审轻重，而不失其节，是也。……世儒等之诡诈之流，而推于圣道外，使汉唐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此陈同甫（陈亮）所以扼腕也。”这些见解都可以见颜元讲学不避粗浅，只求切用；不务深刻，只重实迹。

颜元的大弟子李塉（1659—1733）发挥师说，说的更圆满细密，但仍旧遵守这种“由粗”、“崇迹”的主旨。例如他说“道”只是“通行”，“理”只是“条理”。“在天在人通行者，名之曰道。理字则圣经甚少。《中庸》‘文理’，与《孟子》‘条理’，同言道秩然有条，犹玉有脉理，地有分理也。《易》曰：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’理见于事，性具于心，命出于天，亦条理之义也”（《传注问》）。他在别处也说：“以阴阳之气之流行也，谓之道。以其有条理，谓之理。”（《周易传注》）又说：“夫事有条理曰理，即在事中。今日理在事上，是理别为一物矣。天事曰天理，人事曰人理，物事曰物理。《诗》曰‘有物有则’，离事物何所为理乎？”（《传注问》）

宋明的理学家一面说天理，一面又主张“去人欲”。颜李派既以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为主，自然不能承认这种排斥人欲的哲学。李塉在这一层上，态度更为明显。宋儒误承伪《尚书》“人心维危，道心维微”的话，以为人心是人欲，是可怕的东西，应该遏抑提防，不许他出乱子。李塉说：“先儒指人心为私欲，皆误。‘人心维危’，谓易引于私欲耳，非即私欲也。”他又说：“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谓之私欲，可乎？……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谓之私欲，可乎？其失在‘引’、‘蔽’二字，谓耳目为声色所引蔽而邪僻也。不然，‘形色，天性’（孟子语），岂私欲耶？”（《大学辨业》）

宋儒自二程以后，多说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”两句话。致知一方面，程朱一派与陆王一派大不相同，纷争不了。但主敬一方面，无论是程朱，是陆王，总没有人敢公然出来否认的。颜李之学始大声疾呼地指出宋儒的主敬只是佛家打坐的变相；指出离事而说敬，至多不过做到禅门的惺惺寂寂，毫无用处。李塨说：“宋儒讲主敬，皆主静也。主一无适，乃静之训，非敬之训也。”他又引一位潘用微（宁波人，与黄宗羲、万斯同同时，著有《求仁录》等书）的话道：“必有事之谓敬，非心无一事之谓敬。”他又说：“圣门不空言敬。‘敬其事’，‘执事敬’，‘行笃敬’，‘修己以敬’，孟子所谓必有事也。”（以上皆见《传注问》）当日一班排斥陆王而拥护程朱的人，如张伯行之流，都说陆王主静而不主敬，所以入于禅。李塨指出宋儒主敬都只是主静。“主静立人极，周子之教也。静坐雪深尺余，程朱之学也。半日静坐，半日读书，朱子之功课也。然则主静正宋儒学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

颜李的学派和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有两点：理学谈虚理，而颜学讲实用；理学主静主敬，而颜学主动，主习事，主事功。有人说程朱与孔孟“隔世同堂”，似不可排斥。颜元说：“请画二堂，子观之。一堂上坐孔子，剑佩，觚觿，杂玉，革带，深衣。七十子侍，或习礼，或鼓琴瑟；或羽籥舞文，干戚舞武；或问仁孝，或商兵农政事；服佩亦如之。壁间置弓、矢、钺、戚、箫、磬、算器、马策及礼衣冠之属。一堂上坐程子，峨冠博带，垂目坐，如泥塑。如游、杨、朱、陆者侍，或返观静坐，或执书伊吾，或对谈静敬，或搦笔著述。壁上置书籍、字卷、翰研、梨枣。此二堂同否？”（《年谱》）

李塨也有同样的观察：“圣学践形以尽性。耳聪目明，践耳目之形也。手恭足重，践手足之形也。身修心睿，践身心之形也。践形而仁义礼智之性尽矣。今儒堕形以明性。耳目但用于诵读，耳目之用去其六七。手但用于写字，手之用去其七八。足恶动作，足之用去九。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，身心之用亦去九。形既不践，性何由全？此一实，一虚；一有用，一无用；一为正学，一陷异端：不可不辨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

以上说清初的实用主义的趋势，用颜李学派作代表。颜李学派是一种反对理学的哲学，但他们说气质是性，通行是道，条理是理；说人欲不当排斥，而静坐式的主敬是无用的；说格物在于“犯手实做其事”，而知识在于实习实行；说学在于习行，而道在于实用（三物、三事）——这也是一种新理学了。在那个排斥玄学的空气里，这种新理学一时也不易成立。况且当日承晚明的流离丧乱之后，大家归咎于王学；程朱的学派大有复兴的样子。大师如顾炎武，他虽痛斥王学，而对于朱熹他始终敬礼。朝廷之上也正在提倡程朱；而在野学者的风气也与朱学“穷理致知”、“道问学”的宗旨很接近。所以提倡“实学”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，而攻击程朱是他们不能一致承认的。况且当日南方的理学大师如张履祥，如吕留良，如陆陇其，都是朱学的信徒。陆陇其竟说：“愚近年所见，觉得孟子之后，至朱子知之已极其明，言之已极其详；后之学者更不必他求，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，身体之，去其背叛者与其阳奉而阴叛者，则天下之学无余事矣。”（《三鱼堂文集》六，《答某》。）在这个极端“述朱”的空气里，颜李自然成了叛教的罪人；颜李学派所以受排斥（江藩、阮元、唐鉴等人记载清代学术，都不提及颜李，方苞作李塨的墓志，竟说他后来不是颜学的信徒了，程廷祚是颜李的南方传人，而程晋芳为他作墓志，竟不提及颜李一个字。这都是颜李受排斥的证据）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其次，当日反玄学的运动之中还有一个最有力而后来成绩最大的趋势，就是经学的复兴。顾炎武说：

……躁竞之徒，欲速以成名于世；语之以五经，则不愿学，语之以白沙阳明的语录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（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）

他又说：

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。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，非数十年不能通也。……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，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，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。（《与施愚山书》）

用“经学”来代替“禅学”，这是当日的革命旗号。“经学”并不是清朝独有的学术，但清朝的经学却有独到的长处，可以说是与前代的经学大不相同。汉朝的经学重诂训，名为近古而实多臆说；唐朝的经学重株守，多注“注”而少注经；宋朝的经学重见解，多新义而往往失经的本义。清朝的经学有四个特点：（一）历史的眼光，（二）工具的发明，（三）归纳的研究，（四）证据的注重。因为清朝的经学具有这四种特长，所以他的成绩最大而价值最高。

第一，历史的眼光只是寻源溯流，认清时代的关系。顾炎武说：

经学自有源流。自汉而六朝，而唐，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，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。如论字者必本于《说文》，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。（《文集》四，《与人书》四。）

论字必本于《说文》，治经必本于古训，论音必知古今音的不同，这就是历史的眼光。懂得经学有时代的关系，然后可以把宋儒的话还给宋儒，把唐儒的话还给唐儒，把汉儒的话还给汉儒。清朝的经师后来趋重汉儒，表章汉学，虽然也有过当之处，然而他们的动机却只是一种历史的眼光，认定治古书应该根据于最古的诂训；汉儒“去古未远”，所以受他们的特别看重了。

第二，清儒治经最能明了“工具”的重要。治经的工具就是文字学（包括声音、形体、训诂等项）和校勘学。顾炎武曾说：

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以至诸子百家之书，亦莫不然。（《答李子德书》）

考文是校勘学的事，知音是文字学的事。后来这两种学问陆续增长，多所发现，遂成两种独立的科学。阎若璩说：

疏于校雠，则多脱文讹字，而失圣人手定之本经。昧于声音诂训，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，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。（臧琳《经义杂记序》）

清朝的经学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绩，全都靠这两种重要工具的发达。

第三，归纳的研究是清儒治经的根本方法。凡比较同类的事实，推求出他们共同的涵义来，都可说是归纳。例如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无偏无颇，遵王之义”，唐明皇改“颇”为“陂”，好和“义”字协韵。顾炎武说他：

盖不知古人之读“义”为“我”，而“颇”之未尝误也。
《易·象传》 “鼎耳革，失其义也。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”
《礼记·表记》 “仁者右也，道者左也，仁者人也，道者义也。”是义之读为我。而其见于他书者，遽数之不能终也。（《答李子德书》）

比较《易·象传》、《表记》、《洪范》……而推得“义之读为我”的共同涵义，这便是归纳的方法。黄宗羲作万斯大的墓志，曾说：

充宗（斯大的字）……湛思诸经，以为非通诸经，不能通一经，非悟传注之失，则不能通经，非以经释经，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。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？经文错互，有此略而彼详者，有此同而彼异者，因详以求其略，因异以求其同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。何谓悟传注之失？学者入传注之重围，其于经也无庸致思。经既不思，则传注无失矣，若之何而悟之？何谓以经解经？世之信传注者，过于信经。……“平王之孙，齐侯之子”，证诸

《春秋》，一在鲁庄公元年，一在十一年，皆书“王姬归于齐”。周庄王为平王之孙，则王姬当是其姊妹。……毛公以为武王女，文王孙，所谓“平王”为平正之王，“齐侯”为齐一之侯，非附会乎？如此者层见叠出。充宗会通各经，证坠缉缺，聚讼之议，涣然冰泮。（《南雷文定前集》八）

这里所说“通诸经以通一经”、“以经解经”，都只是把古书互相比对，求出他们相互的关系或共同的意义。顾炎武等人研究古韵，戴震以下的学者研究古义，都是用这种方法。

第四，清朝的经学最注重证据。证据是推理立说所根据的东西，法庭上的人证与物证便是判断诉讼的根据。明朝陈第作《毛诗古音考》（1601—1606），全书用证据作基础；他自己说：

列“本证”、“旁证”二条。本证者，《诗》自相证也。旁证者，采之他书也。（《自序》）

如他考“服”字古音“逼”，共举出本证十四条、旁证十条。顾炎武作《诗本音》，于“服”字下举出本证十七条、旁证十五条。顾氏作《唐韵正》，于“服”字下共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（卷十四，页27—33）。为了要建立“服，古音逼”的话，肯去搜集一百六十个证据，这种精神，这种方法，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。有了一百六十个证据，这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。陈第、顾炎武提出这个求证据的方法，给中国学术史开了一个簇新的纪元。从此以后，便是“考证或考据的经学”的时代了。

*

总而言之，清初的学者想用经学来代替那玄谈的理学，而他们的经学又确然有许多特殊的长处，很可以独立成一种学术。自从朱熹和陆九渊分门户互相攻击以来，陆王一派的理学家往往指训诂章句之学为“支离”，为“琐碎”，所以聪明才智之士往往不屑去做

经学的工夫。顾炎武以后的经学便大不同了。主观的臆说，穿凿的手段，一概不中用了。搜求事实不嫌其博，比较参证不嫌其多，审察证据不嫌其严，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。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，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，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，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；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，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“髣髴补苴”的微劳。经学竟成了一个有趣味的新世界了！我们必须明白这一层，然后可以明白为什么明朝的第一流人才都做理学，而清朝的经学居然可以牢笼无数第一流的人才。

我在上文曾指出颜元、李塨提倡一种新哲学，而终究不受欢迎，并且受许多人的排斥。我指出几个理由：一是大家厌倦哲学了，二是时势不相宜，三是颜李排斥程朱，时机还不曾成熟。明末大乱之后，大家对于理学都很厌倦了；颜李之学要排斥宋明理学的精微玄妙，而回到六艺三事的平实淡薄。他们的主张固然不错，但理学所以能牢笼人心，正为他所说的那样玄妙恍惚。颜李生当理学极绚烂之后，要想挽人回到平实的新理学，那如何做得到呢？颜元不要人读书，而李塨便说他在这一点上“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”。颜元说“道不在章句，学不在诵读”；而李塨发愤要遍注诸经（他有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等书的传注）。再传而后，南方的颜李信徒程廷祚便成了一个经学大师。新理学终于被新经学吸收过去了。

大概说来，清朝开国的第一个世纪（1640—1740）是反玄学的时期；玄学的哲学固然因四方八面的打击而日就衰微了，然而反玄学的哲学也终于不能盛行。颜李一派说：“程朱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”但程朱的权威不是这样容易打倒的。李塨的《年谱》内有记万斯同自述的一段话：

某少受学于黄黎洲先生，讲宋明儒者绪言。后闻一潘先生（按此即潘用微，名平格）论学，谓陆释、朱羽（谓陆是释氏，朱是道家），憬然于心。既而黄先生大怒，同学竞起攻之。某遂置学不讲，曰“予惟穷经而已。”以故，忽忽诵读者五六十年。（《恕

谷年谱》卷三)

这一段话很可注意。万氏弟兄从王学里逃出来，转向“穷经”的路上去。和他有同样经验的，当时定必不少。如费经虞、费密父子从患难里出来，经过静坐习禅，终于转入古经古注疏里去。风气已成，逃虚就实的趋势已不可挽回，虽有豪杰之士如颜李，也不能用他们的新哲学来代替那过去的旧理学。

但颜李的学说究竟留下了不少的积极分子，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。不过这些哲学的分子还须先受当时的新经学的洗礼，重新挂起新经学的旗号，然后可以进行作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。程朱非不可攻击，但须要用考据的武器来攻击。哲学非不可中兴，但须要用考证的工具来中兴。

这件“中兴哲学”的大事业，这件“建设新哲学”的大事业，颜元、李塉失败之后，直到戴震出来，方才有第二次尝试。